

漢語動補結構歷史發展



劉承慧 著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21號5樓之11

TEL:(02)2382-1120 · 2382-1169

FAX:(02)2331-4416

郵政劃撥：15718419

<http://www.hanlu.com.tw>

ISBN 957-8639-76-7



9 789578 639768



00250



漢語動補結構歷史發展

劉承慧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漢語動補結構歷史發展 / 劉承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民 91

面 ; 公分

參考書目 : 面

ISBN 957-8639-76-7 (平裝)

1. 中國語言-文法

802.6

91004845

作 者：劉承慧

電 話：(03) 5713677

(03) 5715131 ext 4357

發行人：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劃 撥：15718419

電 話：(02) 2382-2333

傳 真：(02) 2388-6655

地 址：臺北市懷寧街 92 號 5 樓

E-mail: hanlu@ms18.hinet.net

中華民國 91 年 4 月初版

定 價：新臺幣 250 元

ISBN 957-8639-76-7

本書之文字、圖形、設計，均受著作權法之保護，請遵守著作權法之規定。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或至經銷處更換。

自序

這本小書是我 1992 到 2001 年間觀察動補歷史的些許心得。這一段期間，我受到許許多多的恩惠，包括 1992 到 1993 年在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詞庫小組從事博士後研究時陳克健、黃居仁、魏培泉、Paul Thompson 諸位教授給予的協助，1996 到 2001 年間與薛鳳生、戴浩一老師以及梅祖麟、蔣紹愚、曹廣順教授多次的意見交流。特別是梅教授於 1999 年夏季來函惠賜未發表的動補歷史文稿和書面建議，其中提到依據呂叔湘（1986）與李臨定（1986）所劃分的現代動補次類一一回溯歷史源頭。雖然本書的整個重構工作最終仍是由上而下進行的，但是呂、李二位的分析無疑是很重要的提示。

此外，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提供的研究經費以及與魏培泉教授共同執行國科會計畫的例行工作會議，都是不可或缺的奧援。文獻語料研究室巫雪如小姐在各方面的有力協助以及我的大學同窗張麗麗小姐在過去兩年間的切磋討論，都是彌足珍貴的機遇。

最後感謝我的家人無限包容。本書經過長時期醞釀，實際寫作過程卻是非常緊湊，沒有家人的支持就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寫完。

本書倉促付梓，多有疏失不到之處，還望讀者惠予指正！

目 錄

| | |
|-----------------------------|-----------|
| 導 言 | 1 |
| 第 1 章 總論..... | 15 |
| 1.1. 緣起..... | 15 |
| 1.2. 相關研究的回顧..... | 16 |
| 1.2.1. 第一階段..... | 17 |
| 1.2.2. 第二階段..... | 19 |
| 1.2.3. 第三階段..... | 21 |
| 1.2.4. 動補歷史研究的總體評述..... | 22 |
| 1.3. 動補歷史的闡述..... | 25 |
| 第 2 章 動補複合動詞的形成..... | 33 |
| 2.1. 連動複合到使成複合..... | 33 |
| 2.1.1. 使成複合形成的證據..... | 34 |
| 2.1.1.1. 中古使成複合詞組的主要來源..... | 35 |
| 2.1.1.2. 隔開式——使成演變證據之一..... | 36 |
| 2.1.1.3. 使令式——使成演變證據之二..... | 39 |
| 2.1.1.4. 隔開式及使令式的複合化..... | 42 |
| 2.1.2. 使成複合動詞..... | 43 |
| 2.2. 使成複合到動補複合..... | 47 |
| 2.2.1. 賓語搭配限制鬆動..... | 48 |
| 2.2.2. 補語的形成..... | 53 |

| | |
|-----------------------------|----|
| 2.2.2.1. 結果補語..... | 53 |
| 2.2.2.2. 趨向補語..... | 58 |
| 2.2.2.3. 程度補語..... | 62 |
| 2.3. 動補複合結構與其它動詞組結構的淵源..... | 66 |

第 3 章 動補「得」字詞組的形成..... 69

| | |
|--------------------------------|----|
| 3.1. 中古「得」字詞組..... | 69 |
| 3.1.1. 複合「V得」詞組..... | 71 |
| 3.1.2. 「得X」詞組..... | 74 |
| 3.1.3. 「X不得」詞組..... | 79 |
| 3.2. 動補「得」字詞組..... | 81 |
| 3.2.1. 「得」字詞組的合流..... | 82 |
| 3.2.2. 「得」字結果式、可能式與情狀式的淵源..... | 87 |
| 3.3. 動補「得」字式的發展..... | 89 |
| 3.3.1. 《朱子語類》「得」字詞組變異..... | 90 |
| 3.3.1.1. 以「得」/「不得」為補語的複合式..... | 90 |
| 3.3.1.2. 以「得」後成份為補語的結果式..... | 91 |
| 3.3.1.3. 以「得」後成份為補語的情狀式..... | 92 |
| 3.3.1.4. 以「得」後成份為補語的能性式..... | 93 |
| 3.3.2. 能性「得」字式的發展..... | 94 |
| 3.3.3. 情狀「得」字式的發展..... | 97 |
| 3.3.4. 結果「得」字式的演變..... | 99 |

第 4 章 動補的定義..... 105

| | |
|---------------------|-----|
| 4.1. 第一階段動補的定義..... | 105 |
|---------------------|-----|

| | |
|-----------------------------|------------|
| 4.2. 第二階段動補的定義 | 110 |
| 4.3. 第三階段動補的定義 | 118 |
| 第 5 章 動補結構形成的闡釋..... | 127 |
| 5.1. 動補形成的因素 | 128 |
| 5.2. 動補演變的機制 | 132 |
| 5.2.1. 動補語義的重新解釋 | 133 |
| 5.2.2. 語法重組 | 136 |
| 5.2.3. 類推 | 138 |
| 5.2.4. 複合化與定型化 | 140 |
| 5.3. 動補演變機制圖示 | 141 |
| 第 6 章 現代動補議題分析..... | 149 |
| 6.1. 狀語和補語 | 149 |
| 6.2. 動補結構的語義重心 | 152 |
| 6.3. 補語的語義指向 | 155 |
| 6.4. 情狀和程度「得」字式的特點 | 156 |
| 6.5. 動詞拷貝 | 158 |
| 6.6. 餘論 | 160 |
| 語料文獻清單 | 161 |
| 參考書目 | 163 |

導言*

本書目的在探究漢語動補結構的歷史發展。這個目的是明白直截的，然而路徑卻多崎嶇。為使不熟悉動補歷史資料的讀者也能確切檢視本書的立論理據，在進入討論之前，有必要就語法歷史重構工作的曲折以及本書的研究立場、方法先提出說明。

要觀察特定語法現象的演變過程，首先必須恰如其分地解讀各歷史階段的文獻。這其中「恰如其分」非常的重要。我們通過漢字記錄閱讀古籍，多少會生出古今語言相同的錯覺，尤其是當古代語詞在今天依然保留的時候。事實上，我們只是和古人共用一套文字系統，文字相同是表象，某些字形對應的意義隨著時代變遷而不斷調整，從表面不都能夠看得出來。

也許有人覺得奇怪，既然文字是語言的記錄，文字怎能不隨著語言變化而變化呢？戰國時期文獻常用語氣詞「也」、「乎」，現在已經完全不用，顯然是語言變化；戰國的「走」意指現在所說的「跑」，顯然也是語言變化，現代「走」和「跑」並行使用而意思不同，無疑是文字不隨語言變化的具體例證。古今字詞對應不齊，除非仔細分辨，否則解讀歷史文獻就很可能發生偏差失誤。

儘管如此，這是比較容易覺察的，畢竟傳統語文學對經典裡的字詞考釋周延，可以作為解讀基礎。情況曖昧的通常是那些和現代書面形式

* 為使「導言」易於閱讀，所有引述或引用都採用最簡化的方式處理。詳細的文獻註記資料見於各章節中相關部份。

重合但卻欠缺字詞考釋依據的案例，重構動補歷史必須處理的複合動詞就是其中之一。

且看《史記》裡「條侯果餓死」的「餓死」：這句話轉換成現代的說法是「條侯果然餓死」，表面上古今差異只在單音節副詞「果」變成雙音節副詞「果真」，至於「餓死」似乎沒有兩樣。現代的「餓死」是動補複合詞，倒回推求，則動補複合早在西漢已經形成。但是更早戰國文獻也有「餓死」，例如《戰國策》「百日而餓死」。又《韓非子》「二人餓死首陽之陵」的「餓死」和《戰國策》「餓而死於首陽之山」的「餓而死」是同義形式，以此可知戰國「餓死」應是動詞依照事件先後順序排列的連動詞組。這跟現代動補複合詞結構方式大相逕庭。

因此有學者主張當「餓死」跟「餓而死」並存的時候，「餓死」是連動單位，後來「餓而死」消失了，「餓死」就轉變成動補單位。然而直到南北朝或者更晚，「餓死」都不像現代的動補複合詞那樣自由搭配賓語。比方說現代的「餓死」可以造出「那次饑荒餓死了數萬人」這樣後接賓語「數萬人」的句子，南北朝不行。非但「餓死」不行，同時期其它「動詞+死」（以下稱「V死」）的複合動詞如「殺死」、「壓死」也一律出現在沒有賓語的句子裡。

又「餓死」並不是個案。漢代有整批跟現代動補複合詞外形近似或相同的用例都表現出賓語搭配的限制，而必帶賓語的又遠比不帶賓語的常見。例如《史記》「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中「攻破」即必帶賓語的複合動詞。現代的「攻破」對賓語沒有特別的限制，比方可以說「北方聯盟連續攻破了附近的好幾座城鎮」，也可以說「附近的好幾座城鎮都攻破了」。這種搭配彈性是《史記》「攻破」所欠缺的。可見得古今複合動詞語法性質有別，外形相同往往是表象。

在另一方面，也有限制不那麼嚴格的情況，像「V却」。《史記》「V却」帶賓語，西晉文獻裡有不帶賓語的用例。這雖不足以立即推翻古代複合動詞賓語搭配限制的假設，仍足可構成挑戰。重要的是隱藏在這個事實背後的基本疑問：特定案例看起來有某種限制，是不是只因為語料數量不足？

從道理上說是完全可能的，然則語料數量的充分與否，無論如何都無從分辨清楚。因此，要解除爭議，唯一方法就是具體提出語法演變的形式證據。儘管漢語是所謂「意合」的語言，形式標記並不豐富，但是在語法結構變動的關鍵時期或新舊形式交替的過渡時期，卻有採取標記註明構成方式的傾向。

東漢新興的使令詞組就以「使」或「令」為標記，註明前後動詞的因果語義聯繫。例如《增壹阿含經》「飲水使盡」以「使」標示出「飲」和「盡」的因果聯繫，同樣地《大比丘三千威儀》「盛水令滿」以「令」標示出「盛」和「滿」的因果聯繫。中古有許多複合動詞都跟這種使令詞組並行，互為同義形式。像「飲水使盡」和「飲盡」就是並行的同義形式，「盛水令滿」和「盛滿」也是。

使成複合是動補創生階段的代表形式。東漢出現使令詞組，南北朝發展到頂峰，時機正和連動複合蛻變為使成複合相符。使令詞組和中古其它的使成詞組經常互通或並用，因此使成式的結構意義可以憑藉使令詞組之例予以界定。

唐代「得」字詞組創生。「得」是繼南北朝使令標記之後最重要的動補標記，重要性甚且高於使令標記。簡言之，使令標記的作用在註明動詞間的使成因果聯繫，近於純粹的標記，「得」字標記不然。「得」字詞組因為來源之故，潛藏更寬泛引申的可能性。「得」字詞組引申導致動補結構的範圍大幅擴張。

漢字演變和漢語演變不同步，文字記錄呈現的歷史表象不確切反映語言演變的真象；源遠流長的文字記錄固然是探究歷史語法演變的可貴資料，又並不是那麼現成直接可以逕行引用的。為了免除誤判甚或以今律古的缺失，本書論述各階段動補複合式的演變時，都將參酌有標記之同義形式的發展實況，予以相互印證。

本書對於有爭議的語料，原則是徵引同代用例作為判準依據。例如《世說新語》「平子饒力爭得脫」這個句子讀法分歧，或讀作「平子饒力，爭得脫」，或讀作「平子饒力爭，得脫」。處理這種句子特別需要共時的參考。回到南北朝文獻，會發現「得V」當時很流行。又「V得V」最早出現在隋朝《佛本行集經》，而直到晚唐五代「V得V」的用例都很有限。相關歷史現象同樣顯示南北朝階段的讀法應是「平子饒力爭，得脫」較為合理。

又如「得」是動補演變的關鍵之一。過去有「得」字研究因為偏向以「獲得」義詮釋「V得」之「得」的引申路徑而誤判「得」字虛化的時機及緣由。如果更往上回溯，會發現「得」在戰國就已經衍生出各種非獲得義的指涉，因此埋下日後成為結構標記的種子。

* * * * * *

本書以標記為線索，以各個歷史階段的共時現象為基礎，推察相關動詞組的演變軌跡，對於過去的重要主張或分歧意見，也嘗試予以補充或辨析。這裡先行提示若干重點。

第一，太田辰夫、梅祖麟和其他學者過去都注意到「隔開式」詞組跟動補複合詞的歷史淵源：

今當打汝前兩齒折。(賢愚經)

汝何以輒打折其脚？(同上)

這個發現至為重要，但是隔開式沒有形式標記，因而出現辨識上的困擾。如《論語》「止子路宿」算不算隔開式？又《釋名》以方位詞「前」構成的「推手前」算不算隔開式？這個困擾在使令標記的語法作用確認以後有了解答。根據「飲水盡」/「飲水使盡」可知隔開式、使令式為同義形式：

由此因緣故，彼人得飲水盡。(增壹阿含經)

如此方便，可得飲水使盡。(同上)

按照使令詞組劃定的使成因果內涵，「止～宿」的因果關係不在「使成因果」規範之內，故而「止子路宿」不是隔開式。

又根據「挽手令下」之語可以確知方位詞為隔開式第二成份：

舉一手者，挽手令下。倒懸之者，挽其索絕。翹一脚者，挽其脚展。

(阿育王傳)

第二，談到唐代「得」字詞組的來源，過去幾乎都把注意重心放在複合「V得」的演變上。事實說明「V得」只是動補「得」字式的主要來源之一。另一個主要來源是中古「得X」詞組：「得X」與前行動詞複合即成「V得X」，也就是「得」字式。

王為摩手，手即得展。(阿育王傳)

衆生之類或有盲者，聞此華香，即得見色。(悲華經)

即免一切心諸憂苦，即得心定。(佛本行集經)

又「得X」與前行動詞結合的實況不妨就五代《祖堂集》裡的一組用例予以重建：

作何功課，則得外道歸心？(祖堂集)

作摩生道即得免被喚作半個聖人？(同上)

作摩生道則得不屈得古人？(同上)

如何道得免得此過？(同上)

從這個角度可以詮釋某些令人費解的用例，如敦煌變文「免得塞庭無事」。這個用例從「免得」搭配「塞庭無事」的角度解釋不通，因為在語義上「免」先已排除搭配「正向陳述」賓語的可能性。但是從「得X」與前行動詞結合的角度卻可以得到很好的分析。試比較：

小娘子如今聘(聘)了，免得父嫌煩惱。(敦煌變文集新書)

免得+父嫌煩惱

從孝文皇帝亡來，免得塞庭無事。(同上)

免+得塞庭無事

就「得X」詞組來說，「得」後成份就是以正向陳述為常態。「免得塞庭無事」應是在「得」字式將要成立之際的偶發產物，是「得X」與前行動詞結合未臻緊密的一時現象。等到「得」字式發展成熟，「得X」與前行動詞必須緊密結合，這種用例就被排除在結構之外。

第三，南北朝詩句「啼枯湘水竹，哭壞杞梁城」中以不及物動詞為第一成份的「啼枯」、「哭壞」是不是動補複合要視分析立場而定。本書立場認定南北朝動補複合即使成複合，以不及物動詞為第一成份的複合動詞在使成範圍之外，自然不屬於動補結構。敦煌變文出現「大哭即得長城倒」，構成方式近於「得」字式，說明不帶賓語的「哭倒」很可能在唐代進入動補，而在此之前已經形成的帶賓語複合形式「哭壞」之類或許是此時順勢併入動補結構。

第四、關於補語語義指向的發展，若著眼於演變的階段性，則三種指向的補語正好對應著動補演變的三個階段。南北朝「指受」補語率先形成，唐宋「指動」補語發展成熟，宋元以後「指主」補語確立。

從演變的階段性來假設補語指向的發展，可以清楚解釋何以「飲醉」出現得很早，但是宋代之前卻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而帶賓語「吃醉了酒」之類的用例到明清才出現。同樣的立場也很容易說明「眠覺」、「驚

覺」、「喚覺」、「喚醒」、「提醒」之類早已形成而「睡醒一覺」卻到明清才產生的緣由。

* * * * * *

如果說語言的現狀是歷史的整體反映，那麼從現代動補結構的分支繁多就足以肯定歷史的錯縱複雜。動補的複雜性應從幾方面來看。首先就來源上看，動補成員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基於不同的語義關係並通過不同的機制而歸併，動補結構是多種詞組的匯集。其次，補語因為來源詞性的緣故，後續變化不一致。有些義類的補語特別容易虛化，有些很保守，語義引申有限。高度虛化和不甚虛化的案例並陳使「補語」難有統合的特徵。又且動補結構意義隨著成員的變動而不斷變動，先是因果內涵由實轉虛，再跨過因果範疇延伸到非因果範疇。因此動補各次類的構成關係有明顯的差距。

動補的複雜性出自各種因素的交替影響。動補最初憑藉「使成因果」從連動結構分裂出來，只是動詞組中的細小分支，不過卻潛藏著極大的後續發展空間，這是由於雙重有利因素使然。其一是句式的因素，亦即使成動詞的構句方式符合漢語基本的「使動」構句原則。其二是語義的因素，亦即使成概念涉及基本的「因果」認知。這兩項因素在南北朝到宋代之間起了很大的作用，誘發使成式擴張為動補式。動補在因果範疇之內的演變發展主要是這兩項因素的影響。

動補延伸至因果範疇之外是「得」字式的緣故。唐代「得」字式受動補因果制約，「得」字詞組最初都是表述因果的詞組。宋代「得」字詞組基於自身固有的語義性質，逸出動補因果之外，然而因果與非因果義涵並不完全互斥，暫時之間沒有截然分裂的語義基礎。就在因果與非因果「得」字詞組並存的時期，非因果「得」字詞組也像因果「得」字詞組一樣複合化，使得複合式也跨越因果界限。在這樣的情況下，動補

結構意義從因果向非因果延伸，再次回到當初「使成因果」賴以成立的時間範疇。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動補結構應有狹義與廣義之別。狹義的動補只限於使動句式與因果概念相互結合的用例。廣義的動補涵蓋狹義的用例以及非因果「得」字式、複合式用例。

廣義動補結構之所以成立，與其說是基於動補成員的共通性，無寧說是基於動補相對於其它動詞組結構的差異性。

* * * * * *

自從王力《漢語史稿》和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問世，漢語語法史研究在四十多年間取得豐碩的成果。特別是近十年來，歷史語法學家專注於共時歷史語法分析，漸漸能夠擺脫現代語感的束縛，在語料所屬年代的語言基礎上察考語法現象。因此過去學者所挖掘累積的大量動補語料，現在正是重行檢視的適當時機。

再說近十年來受到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理論的啟發，許多學者致力重建功能詞與動詞間的發展線索，在介詞和助詞虛化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助詞研究結果顯示，動詞是先變成補語，再變成助詞。這個演變假設可說是近代語法史學者的共識。

這個假設是基於個別動詞的演變路徑而提出，然而「動補」畢竟是一種抽象語法格式，動補格式形成和個別動詞演變的關聯性如何，單憑幾個動詞到助詞的演變案例無從得知詳情。更何況演變為助詞的僅限於特定種類的動詞，補語來源動詞的關涉範圍顯然要大得多。除非就補語進行較全面的取樣觀察，否則難以突破目前的局面。

大規模取樣實際上有相當難度，若沒有語料庫工具的協助是不可能進行的，即使藉助語料庫仍有不少難處。首先，動補形成期很長，根據過去的研究，戰國到唐代動補都在「形成中」，「形成中」往往意味情況

不明或者結構不穩定，因此取樣標準不容易拿捏。其次，補語演變並非齊頭並進，不是每個補語的演變歷程都可以完整追溯。再者，源自古代基本動詞而直到現代仍舊通行的補語，經常是出於自身的語義特性而有某種極端的發展，例如趨向補語。囿於種種限制，連語料庫的統計工具對於研究樣本選取都難有直接的幫助。

本書取樣的首選是那些出現年代早而發展線索完整的案例。此外另有兩種案例也在選取範圍之內：一是過去有爭議的案例；二是在過去的分析架構下難解甚至於無解的案例。在此同時，本書取樣也儘可能維持樣本種類的均衡。

本書部份內容係依據作者 1998-2001 年間出版的論文〈使成動詞的複合與定型〉、〈試論使成式的來源及其成因〉、〈古漢語動詞的複合化與使成化〉、〈動補「得」字結構的歷史發展〉所寫成，主要在第 2 章討論上古到中古使成式形成過程、第 3 章「得」字式起源暨唐宋「得」字式發展這兩部份。這四篇論文囿於論旨狹窄，有些主張從歷史整體發展的觀點來看實非合宜，本書已予修正；又有些瑣細的論證非關宏旨，也予刪除。

本書嘗試為動補歷史演變提出一套完整的設想，從相關現象的說明分析（第 2-3 章）到各歷史階段的定義（第 4 章）再到演變因素及演變機制的解釋（第 5 章）。通過動補歷史的論述，可以大略將現代動補的研究成果和歷史相聯繫（第 6 章），某些繁複的動補現象也可以從歷史得到分析的條理。

囿於作者個人限制，本書對某些動補支系未能作充分的討論，其中最薄弱的是趨向式。本書只述及趨向式從使成式分化的過程，至於趨向補語後續演變完全從缺。在此同時，本書也沒有特別處理補語和「動態助詞」(aspect marker) 之間的歷史淵源。動態標記和補語的關係是非常